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女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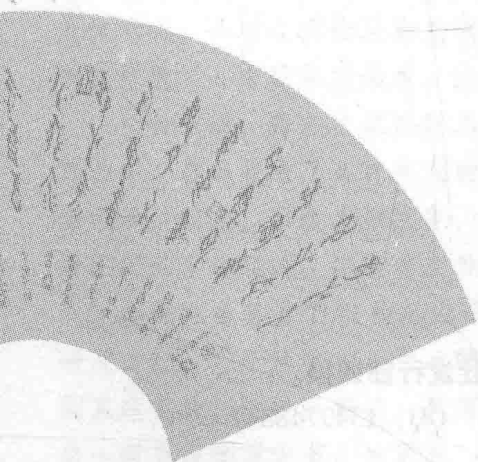
曹志辉 著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女 歌

曹志辉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歌 / 曹志辉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648 - 3010 - 6

I. ①女…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506 号

女歌

Nüge

曹志辉 著

◇策划组稿: 李 阳

◇责任编辑: 何雅静 廖小刚

◇责任校对: 张晓芳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3010 - 6

◇定价: 48.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投稿热线: 0731 -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自序



有缘第一次见到女书，是在2000年左右。去江永出差，偶然看到了造型奇特的女书文字，纤细、隽永，富有灵性，一如女子的舞蹈。我揣想，是何等的智慧和隐忍，是何等的坚忍和执着，成就了这世间独特的女性文字？

之后，我多次前往江永，与女书传人交流，听她们吟唱女歌。夜阑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灯下，细细品读那些写在折扇、花带上的女书，我被这些女字背后的灵魂所感动。长夜孤灯，她们是新寡的妇人，哀悼自己逝去的夫君；是悲恸的母亲，伤心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运；是至交，思念自己隔山隔水的老同；是油灯将尽的老妪，哀叹自己多舛的命运。我的内心一再被触动。尽管与她们身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她们在心灵深处对命运的叩问，对人性的呼唤与呐喊，是如此近切而熟悉。我想，或许自己前世也是这样的女子，在漫漫长夜里，以这样一种文字去诉说自己的命运，去祭奠自己的青春。

如果说，初时的我，是被女书神秘的文字、音乐、舞蹈所吸引，那么，此后的我，则不知不觉中，被女书营建出独立的精神体系所折服。这些有着女性意识，不甘心被命运枷锁束缚的女子，让我深深着迷，欲罢不能。女书为我打通了一个隐秘的通道，让我抵达了一座神奇而又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

于我来说，每一次前往江永，不是远行，而是归途。小说中的人物，冥冥之中，也与我有了某种神秘的默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近我，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以致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小说中的三代女书传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但有着女性共有的柔软和坚忍，艰难与坚守，疼伤与期许。小说主角冬青的娘虽然没有正经上过学堂，但她知书达礼，擅长女书，研习女红，骨子里有着一一种天然的大气，是瑶村当之无愧的君子女。一系列的家庭变故，没能压跨她，反而让她越来越强大，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冬青从小跟着娘学习女书，她质朴、纯净，骨子里延续着娘的倔强与韧性。成绩

优异的她，因家境贫寒，初中便辍学，前往广州打工，遭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苦难。她以瑶家女子独有的质朴、韧性、霸蛮在广州闯出一片天地。小说中的第三代，冬青的女儿半夏是个九零后，从小随外婆长大，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女书，大学时代，研习女书，并以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女书。虽然她所处的时代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她的血脉里却依然延续着叛逆和刚强，聪明、上进、好学的她，在种种困厄的处境中，执着于对女歌女书的学习、研究、推广，女书给予她莫大的抚慰、激励，她也以向世界传递女书文化为己任。我试图通过揭示这三代女书传人不同的命运轨迹，通过她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奋斗、苦难、坚韧，来解开女性命运之密码，探索挖掘女性命运的精神内涵与意义。

写《女歌》这部长篇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为尽可能地解构、提炼出具有典型性、民族性和象征性的元素，我多次前往参加勾蓝瑶的洗泥节，参加江华的盘王节庆典，见证她们用祭祀仪式表达对神的敬仰，用原始的律动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的喜悦、对生命的无限向往。我开始了一种探索性的写作，将女书元素与现代技法相结合，让民间文艺与现代文明碰撞、融合，使原始文化在现代意境中展现出新的光辉；以心理活动的展开，来描摹人心和人性。尽可能地从深度与广度开掘，描摹女书传承者的悲欢离合，展示女性独特的魅力。我欲把这一曲女性的生命之歌写得更厚重更深邃些。然而，这无异于是踏上了一场充满艰辛的孤旅。常常写着写着，我四顾茫然，觉得笔下所写，始终达不到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样子，而抵达的路，又是那般漫长而遥远，且毫无捷径可走。几年下来，我唯有虔诚地阅读大量的材料，对着电脑，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哪怕双目刺疼，我也力图用领悟、微笑、挚爱、敬畏、悲悯的五彩石，构筑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

完稿之时，窗外正是金秋，天蓝得格外明媚而高远。有人说，梦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然而，一路行来，现实并没有阻挡住我的梦想之旅。相反，给予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感恩文学，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散发着清香。文字，无疑给我平淡无奇的日子插上了一双瑰丽的翅膀，让我的灵魂可以自由地翱翔。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文字，也给予了我莫大的温暖。感恩师长，对我一直以来的肯定与帮助。感恩在《女歌》写作过程中所缘遇的善与美。

是的，在时间的长河里，绚烂和繁华，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值得我们怀想的，永远是那些相知相携的真情。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真心善待？不虔诚感恩？

曹志辉

目 录

第1章	陌上修书女	(001)
第2章	阿妹节	(019)
第3章	月亮光	(037)
第4章	素履以往	(049)
第5章	瑶瑟怨	(065)
第6章	离歌	(074)
第7章	农庄梦	(092)
第8章	雕花床	(104)
第9章	苍耳	(112)
第10章	人淡如菊	(123)
第11章	忘忧草	(144)
第12章	烟雨瑶家	(148)
第13章	女书翩跹	(159)
第14章	心抵秋莲	(165)
第15章	洗泥节	(173)
第16章	一人一花	(181)
第17章	香草溪	(189)
第18章	重修吊脚楼	(197)
第19章	女歌飞扬	(206)
附录	论曹志辉长篇小说《女歌》的女性意识	(215)

第1章 陌上修书女

1

寂静的南岭，孕育着一个僻静的瑶族小村落。瑶民视树为命，“宁砍人不砍树”，寨不离树，树不离村。这里遍布古树奇花，清泉从峻岭逶迤而下。流经瑶村后，一分为二，潇水由西向东，合湘水汇入洞庭湖；沐水由东向西，流入广西平乐。

沐水两岸，青翠欲滴的是凤尾竹，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在微风中轻歌曼舞。凤尾竹的掩映下，有一座吊脚楼，几十根细脚伶仃的木柱，吻进水里，与水的灵性融为一体。杉树皮铺就的屋顶，几经岁月浸染，已成了水墨色。偶有一两丛青草从缝中长出，摇曳着。大门上书有对联一副：“橘柚凝烟翠，诗书继世长。”横批“勤耕雨读”。门楣上刻有梅花、兰草，以及仙鹤、梅花鹿等。门窗也有着雕花，花鸟虫鱼人物等栩栩如生。虽历经岁月的剥蚀，仍显出初始的轮廓和纹理，显得秀雅别致。木墙也风化成褐色，临窗挂了斗笠、葫芦和几串大红辣椒。这里便是冬青的家了。

6岁的冬青，踮着脚立在八仙桌前，手里捏半方墨，正往砚池里磨墨。她头戴花帽，脖子上挂着银质的项圈，额前梳着整齐的刘海，身穿红色织锦的瑶服，笑起来露出一对酒窝，机灵乖巧的样子。

娘在教女书。她讲得缓慢、生动，饱含深情：“陌上修书女，百花相续连，扁豆木瓜子，藤长根亦深。”娘的语声温婉，只有这样的时候，她才会变成一个分外好性子的女人。那些菱形的纤细文字，被娘讲出了一种奇特的韵味来。

娘头戴花瑶巾，身穿蓝色瑶服，袖口上绣了精致的花边。盘扣从左上方绵延至右下摆，每一颗都扣得整整齐齐。胸前有精美的刺绣。娘教课时的举

止，竟也像是一个灵动的女书字了，初看纤巧妩媚，细看却骨力劲健。

十几位学员都是女性。有的是十几岁的本地小姑娘，有的是刚嫁过来的新妇。也有特意从外村走了好几里山路，慕名前来向娘讨教的。她们并排坐在长条桌上，认真地习女书。一行行的女书写下来，像美丽的花边图案。屋子里氤氲着一种淡雅的墨香味。

娘没有正经上过学堂，女书是跟外婆学的。外婆说，女书，是教女子如何做人的君子书。会女书的女子，才能称作君子女。娘出嫁时，压在箱底的三朝书有厚厚一叠，令人艳羡。有些是外婆送的，有些是瑶村的姐妹送的。更多的是她结交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同写给她的闺阁蜜语。这些三朝书，每页的正中和四周都绘上了好看的花鸟图案，显得鲜活灵动。

有太阳的天气，娘把三朝书用晒谷箩摊开在阁楼上晾晒。娘绣花也是瑶村数一数二的。“红包丝线耍心多，今天出门不带歌。我家爷娘规矩大，虑做女工小学堂。”娘教学员在手帕上，绣上娟秀的女书文字。大家学得很认真，她们鼓着劲，把女人绵密的心思、智慧和才气，一针一线，细细密密地绣上手帕，织进锦带中：“绣对金鸡楼上坐，绣对百鸟指天飞，绣对黄龙去出洞，绣对鲤鱼海腹住。”那些花草顿时也有了生机。一锦一带，都斑斓如古锦，活灵活现的样子。

娘一边穿针引线，一边教唱女书歌“一取天上娥眉月，二取狮子抢绣球，三取三星三结义，四取童子拜观音，五取五娘落文镜，六取金鸡对凤凰。七取天上七姐妹，八取神仙吕洞宾，九取黄龙来伏水，十取鲤鱼跳龙门”。女书的唱腔优美动听。

娘在一个学员绣的花朵里，绣了两个女书字，那花竟似迎风而开，眉开眼笑的样子了，显得轻灵而喜庆。

雨细细绵绵地下着，窗外，清风入竹，和着室内的女书歌谣，别有一种韵味。

光头在窗外探头探脑，他将一颗猴精一样的小脑袋贴上了窗户。哼哼唧唧地学着女书的腔调，“哪个做女不玩耍，哪股灯草不引油。”学了一上午女书，冬青心里就起了腻。朝他挤眉弄眼，小声唱道：“我是墙上风尾草，你是江边饿蚂蟥，饿蚂蟥来丑蚂蟥，虚亏叔弟哪一行？”

娘转身看见光头贴在窗沿边，立马用女书扇拍了他一下，轰他走开。

娘说，这种文字只准女人学，不能让男人懂得。

光头挨了一下打，这才跳脚跑开去。树上的小鸟受了惊吓，“砰”的一

声，从树叶间箭一样地射出去，在更高一点的树枝上落下来，警惕地打量着。它们的样子比麻雀更小，有着靛蓝的羽毛，蜂鸟般玲珑可爱。

有学员提议娘教大家剪纸，娘是个剪纸高手，一张普通的红纸，用一把剪刀，一把小小的锉刀，只需片刻工夫，在娘手里便变出金鸡，彩凤，变出微笑的猪，或是欢快地摇着尾巴的狗。娘剪的鱼儿，更是鲜活得能跃进水里游走似的。她绣的凤凰，细细的羽麟惟妙惟肖，振翅欲飞的样子。

冬青最喜欢的是娘剪的老鼠嫁女。几十只小老鼠，有的打灯笼，有的打鼓，有的敲锣，吹、拉、弹、奏，拥着一台大红的花轿，要把鼠女嫁出去，好不热闹。

2

草籽花开了，葱绿的稻田里，缀满了淡紫色的小花。

冬青撅着屁股在田里扯猪草，嘴里唱着瑶歌“蜡烛结蕊灯结彩，百花争春朵朵开”。猪草绿油油的，能掐出水来。她三两下就能扯出一大把。扯不出来的就用镰刀割，马兰、荠菜、蒲公英等，已盛了大半篮了。

光头虽然也卖力地扯猪草，但他手脚慢，竹篮里只有几棵小荠菜。他放开声音唱着：“彩云飞来花儿开，蝴蝶飞来把花爱。”

冬青抬手抹汗时，见大队会计笑嘻嘻地跨着狐步过来。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他稍稍有些腿疾。他的旧军大衣敞开着，一顶灰色棉帽扣在古铜色的脸上，眼睛愈发显得大而突兀，滴溜溜地转着，机灵促狭，似乎一转一个主意。

他从裤兜里掏出两枚黄铜子弹，说你俩打一架，谁赢了我，就把这颗子弹送给谁。

听老一辈说，这是打日本鬼子时留下来的。冬青瞧着那两颗金黄的废子弹，双眼闪闪发亮。

她迅速瞄了一眼光头，瘦猴精般的光头也正看着她，他上身穿着一件已辨不清颜色的土布衬衣，下身穿着他哥的那条肥大裤衩，两条瘦腿在裤管里晃悠着。

冬青仰起脸，认真地看着会计问：“当真？”羊角辫上几颗玻璃球，在阳光下闪着花花绿绿的光。

会计一屁股往田埂上坐下来，冲她眨眨眼道：“当然是真的啦，我一向说话算数的。”

他话音未落，冬青一头扑向光头，把他扑倒在地，用膝盖发狠地抵住他

的两条瘦腿。光头来不及反应，冬青又一屁股坐到他的身上了。光头一面嗷嗷叫着，一面伸出他鸡爪般的手来抓冬青的羊角辫。

冬青腾出一只手来，使出吃奶的力气，扳开光头的手，用腿紧紧地把他抵住。

光头孱弱的身躯，根本不是冬青的对手。他喘着粗气，狠命挣扎着：“放开我。”然而他越是挣扎，越是被冬青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冬青又用力一顶，只听见“叭”的一声响，冬青这才住了手，见他疼得鼻涕眼泪一把流了下来，抱着腿满地打滚，怕是腿弄断了，吓得身子都软了下来。

大人们赶来，慌急慌忙把受伤的光头送到赤脚医生家里。

冬青闯下如此大祸，吓得脸色铁青，她趁着大人们忙乱间，赶紧溜回家去。因为怕挨打，她在自己的小花袄外，罩上了爹那件厚厚的旧大衣，又蹬上一双硕大的雨靴，整个人像装在一个套子里，看起来很滑稽。装扮停当后，她躲进杂物间的柴火垛后面，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这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面堆放着油茶树枯枝、松针之类的柴火，散发着植物特有的清香。

墙角里，一张旧犁、一只缺了角的耙、一把断了把手的铁锹静静地卧着。

冬青在柴火垛里藏了老半天，实在饿得慌了，胃里像有无数条虫子在不住地挠。

她偷偷掀开屋中央一块方形的木板，里面是一个两米多深的地窖，储藏着红薯、凉薯等。她望里探看了一下，用耙子去耙窖里的红薯。有些红薯已经开始腐烂，一丝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

地窖太深，冬青伸手耙了半天，也没耙上来一只红薯。

她叹了口气，将四肢贴地，前半身探进窖里，好不容易耙上来一只。她撩起衣服角蹭了蹭，用嘴把皮啃下来吐掉，悄声地吃了起来。

忽然“咚”的一声，不知从哪探出来的一只小灰鼠，碰翻了一把镰刀，它看了她一眼，吱吱地惊叫着逃走了。吓了她一大跳。

冬青啃着红薯，忐忑不安地想，不知光头伤得怎样了，是不是会变成残疾人呢？

这么想着，红薯越来越难以下咽。

也不知过了多久，院子里突然吵吵嚷嚷地热闹起来，冬青探头往院子里看了看，声音尖锐，愤怒的声浪一浪比一浪高的，正是光头的娘。她数落着：

“一个细妹子，下手也太狠了，把人骨头都弄断了。给她身上插把野鸡毛，只怕都飞上天了。”她高大健硕，大胆泼辣，一张利嘴能把死人说出血来。光头爹为人胆小怕事，家道中落，在村里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坊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话说有一天，光头娘盘问光头爹几元零花钱的去向，光头爹因为害怕，转身躲进了床底，娘说：“有种你就出来。”他爹从床下嬉皮笑脸地探出头来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恰好一个村民来他家里，见他爹钻在床底下，打趣说：“老兄，你这是要把床扛出去卖掉咧？”

他爹来不及从床底下钻出来，只好抱着床脚，嘿嘿笑着说：“我试试看能否移动这张床咧。”这笑话传来传去，光头爹便成了“妻管严”。

因为弄伤了别人家的孩子，冬青娘姿态低了许多。她把心里的怒火压得低低的，一个劲地赔不是。

冬青听见小花猪挣扎叫嚷的声音。几个大人试图把它按住，它生气地大声哼哼着，有人在它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它拼命反抗，还是被人捆了四肢，放进箩筐里，用扁担抬走了。猪哼哼的声音越来越远，人声也渐渐远去，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落日的余晖斜照下来，石阶上那篮肥嫩的猪草早已晒得蔫蔫的。

娘看了一眼空荡荡的猪栏，恨恨地跺了一脚猪草。她心疼自己养了几个月的猪，顺手抄起赶鸡的竹叉巴使劲往地上一掼，发出刺耳的声音。一只黄母鸡正津津有味地啄着草叶，受此惊吓，慌慌张张地飞越门前的空地，“咯咯咯”地落到水沟边的丝瓜架上，在木桩上歪了几下才站稳。几朵半开的丝瓜花，被抖落在门前的水沟里，悠悠地打着转。

冬青从门缝里看到娘余怒未消的样子，吓得往柴火垛深处缩了缩，心里既害怕，又难过。

晚霞漫上天边，娘去灶间烧火做饭，炊烟从吊脚楼里飘出来，袅袅升上天空。饥饿的蚊虫飞舞起来，“嗡嗡嗡，嗡嗡嗡”三三两两轰炸机似的朝她脸上袭来，她伸手一拍，拍了一手的蚊子血。不一会儿脸上就鼓起几个包，又痒又疼。

娘大声呼喊着重青的名字，她脆亮的声音忽远忽近，山雀子一样掠过瑶寨的上空。

冬青蜷缩在杂屋的柴垛后，不敢应答。

天色更暗了下来，娘的声音越来越焦急。

娘急切的声音停顿了片刻，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乖仔啊，天黑了，快回家吧。”

冬青迟疑着，不敢贸然走出杂物房。

“细宝哎……满崽呀……”娘的声音居然越发像掺了蜜。

娘一向粗嗓门大喉咙，冬青从来没听过娘这么柔美的声音，她有些受宠若惊，迟疑着，怯怯地从柴火垛后面移步出来。她满头满脑沾满了松针，两只深陷下去的眼睛胆怯地看着娘。

娘脸色铁青，手提荆条正守在大门口，风干的荆棘，格外坚硬锐利，似乎早已迫不及待要与她的肌肤相亲。

冬青想要缩回身去，可是已来不及，一时呆怔在那里。

娘几步跳过来，一把按住她：“我让你打架，让你去逞强。”荆条伴随着娘的咆哮，在冬青的手上、背上、脚上，肆意狂舞着，所行之处，立马浮起蚯蚓似的细细的长痕，又痒又疼。

娘继续挥舞着手上的荆条：“砍脑壳的，我让你记住，看你还敢不敢撒野逞强。”

冬青被打得团团转，她睁着一双大眼睛，犟在那里，既不走，也不逃，眼看着娘的荆条落了下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脸上汹涌着，但她倔强地不说一句求饶的话。

娘一面打，一面心疼。

娘打累了，停歇下来，颓然跌坐在大门口的石蹲上直喘气。

趁这工夫，冬青立马起身，哭着飞一般往外奔。她一路嚎哭着，飞奔着过了小溪，又过了一丘稻田，娘紧紧追在她的身后，眼看就要扑过来，冬青索性又站住不跑了，转回头，倔强地看着娘，说：“娘，你干脆打死我算了。”

娘这才收了手，恨恨地剜了她一眼，说：“你咯呷蠢宝，哪用那么大的蛮力，把人打成这样，害得家里赔了一头猪。”娘一边骂，一边抬手抹眼泪。

冬青抽泣着，看着自己的脚丫，心里懊恼不已。

娘一把拽住她回家，递给她一只蓝花瓷碗，碗里卧着半碗米饭、一只煮红薯。

冬青期期艾艾地接过碗，看了一眼娘，一边吃，一边小声地呜咽着，泪珠子吧嗒吧嗒掉进碗里。沾了泪滴，带有咸味的红薯，被她飞快地一并扒进嘴里。

“不许哭，再哭就不准吃饭。”娘厉声呵斥。

冬青果然噤声，把头低低地埋进碗里，一边扒着饭粒，间或还抑制不住地发出低微的抽泣声。

江南的春天，雨说来就来了。细细密密地吹在脸上、钻入发丝里。冬青心里懊恼不已，可恨会计用两颗废子弹做诱饵，让自己打伤了光头，家里那头半大的猪，全赔作医药费了。眼看自己下学期的学费要打水漂了，她想，不行，我得去要回那两颗子弹。

她沿着青石板路去会计家，刚下过雨，路面镜子一样明晃晃地泛着光。

会计家在村东头，门口有棵空心的老槐树，树身长满了潮湿的青苔。经过老槐树的时候，冬青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她照娘说的，用手连往额头上扫三下，再往地上吐口水，用脚踩住。娘说，鬼怕人吐口水，人若吐口水，再厉的鬼也得显原形。

关于这棵老槐树，有着种种传说，有人说夜里一声炸雷，看见一道闪电把老槐树劈开了一个洞。又有人说看到树身鬼火绰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传说，倒为它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树上贴有鲜红的桃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人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风一吹，纸片哗啦作响。

冬青敲开村会计的门，他家的黄狗悄无声息地从门洞里跑出来，两眼盯着她，嗖的一下扑上来，差一点贴上她的脚后跟了，她使劲一跺脚，黄狗夹着尾巴飞跑。跑了几步，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段立住，又龇牙咧嘴盯着她吠。

冬青弯腰拾起一颗石子，那狗立即呜咽着躲到一旁。

冬青要回那两颗废子弹，把玩了一阵，觉得为这点东西打断光头的脚，实在不值得。她在家门前挖了个小坑，恨恨地把两颗废子弹埋在了地底下。

3

冬青睁开眼，见娘早已起身了。娘穿着小竖领的蓝布衫，她仔细把领口到左下摆的布纽扣一一系好。胸前围了一个绣花围兜。蓝布裤肥肥大大的，没有束腰，娘用一根绣有女书的花带紧紧系住。衣袖口和裤脚边绣的花边灵动飘逸，显出精巧的绣功。

娘打开百雀灵的盒子，往多皱的脸上搽雪花膏，再把黑白参半的头发梳成一个发髻，用发夹仔细夹好垂下来的几根发丝，抹上头油。往头上套了黑色的布头箍。阳光下，镶在头箍上的绿翡翠闪着光。

娘一双窄小的脚紧绷在人字形的绣花鞋里，脚背鼓得老高。

阳光照在立柜上，一些灰尘在空气中飞舞。

冬青伸了下懒腰，被娘一把从热被窝里拽出来：“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快起床。”

冬青迷糊着眼，嘟着嘴，使劲摇着头。娘把冬青从热被窝里拽出来，开始替她梳理头发。她把冬青的头发一缕一缕往上拢，梳成了两个朝天辫。皮筋箍得太紧，把头皮扯得生疼，冬青使劲挣扎，娘用腿紧紧把她夹住。

冬青抬眼看见镜子里现出一个扎着两根朝天辫，圆脸大眼的女孩，嫌土气，立马别过脸去。

娘开始替人织女书花带。娘手脚并用，推、挡、勾、抹，她织的花带似彩绘，又似绣花，俏丽独特。娘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轻轻吟唱着女书歌谣：“一取天上娥眉月，二取狮子抢绣球，三取三星三结义，四取童子拜观音，五取五娘生太子，六取金鸡对凤凰。七取天上七姐妹，八取神仙吕洞宾，九取黄龙来戏水，十取鲤鱼跳龙门。”娘的唱腔有些幽怨。

冬青看了一眼猪栏，被猪拱翻的食槽倒扣在地上，想起那头替罪的小花猪，心里难过了好一阵。有时她故意逗它玩，迟迟不肯把猪食倒进槽里，它眼巴巴地侧脸望着她，甩着粗短的尾巴讨好她，见她没有反应，就用长长的嘴去拱猪食槽，朝她哼哼唧唧地叫唤着，像是在撒娇：饿了，给点吃的行不？小花猪没了，也用不着去扯猪草了。

爹咳嗽着，厉声说：“扫帚星，还不快把黄牯牵出去吃露草。”

冬青去牛栏里解下拴牛绳，把牛牵出来。

阿公也挑着修鞋担子出了门。他的担上挂了个铜铃铛，一路走，一路叮叮当当地脆响，“修鞋咧，补伞哟”，阿公的声音在山寨的旷野里飘荡着，韵味绵长。

听到铃声，一个老婆婆从家里探出头来，大声唤：“师傅，帮忙补一下雨靴吧。”

阿公择一片空地，把鞋担放好，把小板凳从挑子上解下，坐下来，然后打开一块厚厚的毡毛摆在膝上，这才接过人家递来的靴子。

他架上老花眼镜，眯缝着眼，仔细看好要修补的地方后，再用刷子把鞋面上的泥灰刷干净，然后磨出大小合适的轮胎皮，仔细打磨，沾上鞋油，等鞋油稍干后，再使劲用手一按，粘贴上去。

鞋油太湿，粘到面上没有粘力，会很快掉下来，太干的话，又完全粘贴

不上了，阿公修鞋的火候掌握得很好。他一边补鞋，一边摇头晃脑说三国故事。看老婆婆嘴甜脸净，阿公就免费替人家修了鞋，贴了工钱，又贴原材料，就图个开心。

冬青一口气把牛赶到了山坡后的楠竹园里，那里有吃不完的嫩竹叶和青草。

雨后的竹林特别清新。冬青听见麻灰的竹衣噼啪剥落，竹笋拔节生长的声音。绿色狭长的竹叶上，凝着大滴的晨露。透过竹叶，冬青对着太阳不断地眨眼睛，眼睛里能泛出许多七彩的球来。

老黄牛悠闲地用舌头卷进去大把嫩嫩的竹叶，甩着尾巴拍打着背上的牛蝇。

冬青用枝条轻轻拍了一下牛背，一颗豆大的泪，从老黄牛大大的眼睛里无声地滑落下来，让她的心为之一颤。

长满青苔的地上散落着一层黑色的薄薄的地衣，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地衣捡回去洗干净可以当菜吃。

冬青一边捡地衣，一边哼着瑶歌。

冬青手满满的握不下了，就撩起衣服的下摆兜着，不知不觉已捡了一大抱。

牛抬头“哞”地长唤了一声，冬青突然意识到上学快要迟到了，她匆匆从竹林里跑出来，沿着山路一溜小跑，来到村里的小学。

小学坐落在山坳里，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墙上大块的石灰被风蚀剥落，裸露出青黑的泥砖，斑驳着时光的记忆。

泥坯房的教室里，摆着长短不一的条凳，参差不齐地坐了二三十个小学生。黑板上的油漆也早已大片地脱落，像一件破旧的衣裳。

邻家的麦子坐在教室的后排，她把三岁的弟弟也带来了，小家伙吸着鼻涕，安静地蹲在地上玩石子。秋收时，他趁大人们没注意时，把手伸进了飞速转动的打稻机，刀锋连根斩去了他右手的中指，右手变成了一个蟹钳。

冬青刚落座，闵老师就走进教室了。她是城里下放来的知青，扎着油亮的长辫子，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弯弯的柳叶眉下，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笑起来脸上露出甜甜的酒窝，她那么干净，清爽，身上总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好闻的香味。

闵老师柔声地领读课文《神笔马良》，冬青表情丰富地卖力跟读着，一边神往着，要是自己有一支这样的笔该多好啊。她想给大家画一所崭新的学

校，给娘画架崭新的织布机。

不知什么时候，爹那张皱纹横生的脸贴上了教室的破窗户，他扯长脖子，睁大眼睛往里瞅，看见了正摇头晃脑读书的冬青，心头火起，瞪圆了眼睛冲她嚷道：“赔钱货，你放的牛呢？”

冬青猛然抬头，冷不防看见爹盛怒的脸，吓得愕然失色，两条小辫子飞在半空，嘴张成了O型。她这才想起，自己光顾着跑来上学，忘了把牛绳拴好了。

老黄牛独自悠闲地在竹林间吃草，它见小主人不在，甩了甩尾巴，径直朝后山走去。

恰好被一位过路的邻居看见，告诉了冬青的爹。

爹慌忙去后山找寻，没有看见牛，便一路寻到了小学。患有支气管炎的他，喘着粗气，脑门上密集的汗珠，顺着脸上纵横的沟壑往下流。

见冬青答不上话，爹冲进教室，抡起巴掌就朝她脸上搨，闵老师急忙拦住他。

冬青又气又羞，捂着脸冲了出来。

她满山找着唤着，终于在山坳里找到了受伤的老黄牛。

原来牛在山坡上吃草时，踩到了马蜂窝，大黄蜂像轰炸机似的一拥而出，朝它没头没脑地蜇来。

牛后退着，大黄蜂嗡嗡地扑过来，牛闪了蹄子，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幸亏被一棵油茶树挡住，腿却摔断了。

爹把从后山上采来的草药，用嘴嚼碎了，吐出来，敷在牛腿上。他朝冬青骂骂咧咧：“你个赔钱货，真是个悖时鬼。”爹一边骂，一边咳。

爹给牛敷完药，坐在屋里编竹凉席。四方的席子已快成形了。他蹲在竹凉席上，先把竖排的篾条平摊在地上，再用右手穿插竹篾。瑶村多细竹，柔韧性好，一张竹凉席用上二三十年，依然柔韧结实、不腐不蛀。爹12岁时去竹编高手那里做学徒，3年后又跑到镇里拜师学艺，手艺越来越精湛，他学会了在竹凉席里编织人字形、菱形花样，成为瑶村最好的篾匠。刚结婚时，在一盏煤油灯下，爹一把篾刀破竹、撕篾，再织凉席，娘在边上帮衬着，往往一个通宵能打出一张凉席。为的就是上集市卖个好价钱，补贴家用。

民国三十三年，瑶村的竹子忽然开花了，之后成片枯死，老鼠成灾。老族长惶惑不安，说，要出大事了，这是乱世之兆啊。果然，到了冬天，日本鬼子进村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爹娘闻讯逃进深山，在岭上搭棚，在雪

地里睡了6天，冻得差点醒不过来了。匆忙中带的一点粮食吃尽后，无米下锅，爹冒险下山拿粮食。回来的路上，爹的左臂中弹，血流如注，在雪地上开了鲜红的花，差点在日本人的枪下送命。爹撕下内衣扎住止血，挣扎着爬回岭上，这才捡回一条命。爹受了伤，又受了风寒，从此落下了病根。每年季节更替时，都易发慢性支气管炎，咳得直不起腰身。

近些年，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做起篾匠工夫来，慢了许多，有些力不从心。爹越觉得自己窝囊，脾气也就越发不好。常常一点小事就要大动肝火，骂个不休。动了气，愈发咳得厉害，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

他一边咳，一边朝冬青嚷道：“短命鬼，还不快到杂屋寻个箩筐割牛草去。”

冬青正坐在苦楝树下写作业，她拿着铅笔，细心地计算着。被爹的声音吓了一跳。她不情愿地放下作业本，起身去杂屋拿斗笠。一声凄厉的“喵唔”声把她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差一点踩到了大灰猫。

大灰猫睁着一双黄亮的圆眼，厉声尖叫，一副要扑上来拼命的样子，与平时的慵懒模样完全不一样。

再细看，柴垛旁已有它刚产下的四只小猫，尚未睁开眼，肉乎乎的，像剥了皮的小老鼠。

小家伙蠕动着，摸索着竖起身子扑到大灰猫身上吃奶。冬青吐舌朝大灰猫笑了笑，顺带把门掩好，蹑手蹑脚地出门去了。

只是爹到学校这一闹，隔天冬青夹着个小花书包去学校上课，光头的双胞胎哥哥，外号叫酱油萝卜的青皮，便学着她爹的腔调，追在后边结结巴巴地问：“赔、赔钱货，你放的牛、牛呢？”平日冬青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这下终于被他逮着机会嘲笑了。身材瘦长、皮肤黝黑的他，如一根被酱油久泡过的萝卜干。

冬青冲他吐舌头，小声地骂道：“结巴子爱讲，去去，一边歇着去。”

4

冬青的铅笔头只剩下拇指长，再也握不住。

她削了一截细竹竿，把铅笔头倒插进去，再用细绳绑好，这才勉强能写字。

闵老师看在眼里，把冬青叫到办公室，送给她一支漂亮的花铅笔。冬青握在手心，心跳得厉害，像得了个宝贝。